

《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

姚永铭

浙江大学

关键词 慧琳音义 切韵

中图分类号: H113.1; H1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0)01-0095-07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一百卷,是佛经音义类书集大成的代表作,它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探讨《慧琳音义》对《切韵》研究的作用。

“《切韵》音系代表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方言还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综合……是语音史上带关键性的问题。”^①确实,在中古音系的研究中,《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围绕着《切韵》到底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进行了争论,但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新的材料大量发现以前,《切韵》的性质问题恐怕还难以取得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慧琳音义》对《切韵》研究毫无意义。我们认为,《慧琳音义》对《切韵》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 有助于搞清《切韵》异切的性质

《切韵》及其以后的《广韵》、《集韵》有大量的反切异读,一字数切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这些异切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语音现象,仅凭《切韵》或《广韵》、《集韵》本身是无法回答的。我们可以通过《慧琳音义》的有关材料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根据我们的考察,《广韵》、《集韵》的异切大致上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1. 不同的方音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广韵》、《集韵》的异切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方音。

复 《广韵·宥韵》“扶富切”,又《屋韵》“房六切”。考《慧琳音义》卷27“无复”条:“下吴音扶救反,秦音冯目反。”“扶救反”与“扶富切”相当,“冯目反”与“房六切”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吴音”,一为“秦音”,说明《广韵》兼收秦音和吴音。

打 《广韵·梗韵》“德冷切”,又《迥韵》“都挺切”。考《慧琳音义》卷3“捶打”条:“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又卷8“槌打”条:“下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又卷11“槌打”条:“下德冷反……今江外吴地现音为顶,今不取。”又卷12“打治”条:“打,吴音为顶,今不取,《集训》音德冷反。”又卷27“捶打”条:“下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德冷切”与“德梗反”、“德耿反”、“德冷反”相当,“都挺切”与“丁挺反”、“都挺反”、“顶”音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吴音”,一为“秦音”,说明《广韵》兼收秦音和吴音。

髀 《广韵·荠韵》“傍礼切”，又《纸韵》“并弭切”。考《慧琳音义》卷9“两髀”条：“古文作𦍋，同蒲米反。《说文》：‘股外也。’北人行此音。又方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26“以柱髀”条：“蒲米反，北人用此音；又必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59“捺髀”条：“古文𦍋，同蒲米反……北人行此音；又音方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0“髀髀”条：“下古文𦍋，同蒲米反……北人用此音；又方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2“𦍋骨”条：“今作髀，同蒲米反……江南音必尔反。”“傍礼切”与“蒲米反”相当，“并弭切”与“方尔反”、“必尔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北音”，一为“江南音”，说明《广韵》兼收南北音。

螫 《广韵·昔韵》“施只切”，《集韵·昔韵》“施只切”，又《铎韵》“黑各切”。考《慧琳音义》卷9“毒螫”条、卷59“蛇螫”条并云：“式亦反。《字林》：‘虫行毒也。’关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东行此音。”又卷25“蜂螫”条：“一音尸赤反，是关西音也；又音呼各反，山东音也。”又卷48“蛆螫”条：“下舒亦反，关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东行此音。”又卷72“所螫”条：“书亦反……关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东行此音。”“施只切”与“式亦反”、“尸赤反”、“舒亦反”、“书亦反”相当，“黑各切”与“呼各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关西音”，一为“山东音”，说明《集韵》兼收关西、山东音。

觜 《广韵·支韵》“即移切”，又《纸韵》“即委反”。考《慧琳音义》卷17“觜星”条：“子移反，吴音；醉唯反，秦音也。”“即移切”与“子移反”相当，“即委反”与“醉唯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吴音”，一为“秦音”，说明《广韵》兼收秦音和吴音。

𧈧 《集韵·巧韵》“五巧切”，又“下巧切”。考《慧琳音义》卷42“狗𧈧”条：“又作𧈧，同五狡反，中国音也；又下狡反，淮南音也。”又卷49“贪𧈧”条：“五狡反，中国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又卷71“𧈧足”条：“又作𧈧，同五狡反……关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也。”“五巧切”与“五狡反”相当，“下巧切”与“下狡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中国音”（或关中音），一为“江南音”（或淮南音），说明《集韵》兼收中国音（关中音）和江南音（淮南音）。

揣 《广韵·纸韵》“初委反”，又《果韵》“丁果切”。考《慧琳音义》“搏食”条：“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0“揣触”条：“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卷72“搏食”条：“论文作揣，律文作揣，……音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关中行此音。”“丁果切”与“都果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北音”（关中音），一为“江南音”，说明《广韵》兼收南北音。

𧈧 《集韵·卦韵》“所卖切”，又《寘韵》“所寄切”。考《慧琳音义》卷59“中𧈧”条：“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所卖切”与“所隘反”相当，“所寄切”与“霜智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北土音”，一为“江南音”，说明《集韵》兼收南北音。

铔 《广韵·宵韵》“餘昭切”，又《啸韵》“徒弔切”。考《慧琳音义》卷59“须铔”条：“古文𧈧，同余招反……山东行此音；又徒弔反，今江南行此音。”“餘昭切”与“余招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山东音”，一为“江南音”，说明《广韵》兼收山东、江南音。

2. 正音与方音

厭 《广韵·葉韵》“於葉切”，又《琰韵》“於琰切”。考《慧琳音义》卷17“厭人”条、卷59“厭禱”条：“於冉反……山东音於葉反。”“於葉切”与“於葉反”相当，“於琰切”与“於冉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与方音。

𧈧 《广韵·觉韵》“苦角切”，又《屋韵》“空谷切”。考《慧琳音义》卷26“卵𧈧”条：“口角反，𧈧字同，吴会之间音口木反。”又卷73“𧈧出”条：“口角反，吴会间音哭。”“苦角切”与“口

角反”相当,“空谷切”与“口木反”、“哭”音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与方音。

𦣻 《广韵·翰韵》“侯吁切”,又《寒韵》“许干切”。考《慧琳音义》卷 58“𦣻睡”条、卷 59“𦣻睡”条、卷 74“𦣻声”条:“下旦反……《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侯吁切”与“下旦反”相当,“许干切”与“呼干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与方音。

𦣻 《广韵·戈韵》“昨禾切”,又《过韵》“羸卧切”。考《慧琳音义》卷 79“𦣻鎗”条:“𦣻音才戈反……蜀人名𦣻仓卧反。”“昨禾切”相当于“才戈反”,“羸卧切”相当于“仓卧反”,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与方音。

3. 正音与俗音

如果拿《慧琳音义》与《广韵》、《集韵》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广韵》、《集韵》中也收了一部分俗音。

𦣻 《广韵·泰韵》“苦盖切”,又《海韵》“苦亥切”。考《慧琳音义》卷 1“𦣻𦣻”条:“下开盖反……今通俗以上声音之为苦改反。”“苦盖切”与“开盖反”相当,“苦亥切”与“苦改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通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和俗音。

胞 《广韵·肴韵》“布交切”,又《匹交切”。考《慧琳音义》卷 2“胞胎”条:“上补交反……俗音普包反,非也。”又卷 6“胞胎”条:“上巴交反……相传音为普包反,非也。”“布交切”与“补交反”相当,“匹交切”与“普包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和俗音。

虹 《广韵·东韵》“户公切”,又《绛韵》“古巷切”。考《慧琳音义》卷 12“天弓”条:“或名帝弓,即虹蜺也,俗呼虹字为降音,《诗》云螭螭,皆一也。”又卷 17“日虹”条:“胡公反,江东音绛。又卷“虹电”条:“古文虹,同胡公反,俗音绛。”“户公切”与“胡公反”相当,“古巷切”与“绛”、“降”音同,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与俗音。

掠 《广韵·漾韵》“力让切”,又《药韵》“离灼切”。考《慧琳音义》卷 29“侵掠”条:“下力尚反,又音略。《字书》云:‘拷击也。’《考声》云:‘强取也。’《苍颉篇》:‘撈也,笞也。’或从刀作𦣻,训释并同上。准音义,时俗并音略。”“力让切”与“力尚反”相当,“离灼切”与“略”音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和俗音。

塊 《广韵·队韵》“苦对切”,《集韵·队韵》“苦会切”,《怪韵》又音“苦怪切”。考《慧琳音义》卷 26“拾取土塊”条:“苦壤反,又音苦内反,今顺俗取前音也。”“苦对切”、“苦会切”相当于“苦内反”,“苦怪切”相当于“苦壤反”,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俗音,说明《集韵》兼收正音和俗音。

𦣻 《广韵·箇韵》“丁佐切”,又《泰韵》“当盖切”。考《慧琳音义》卷 57“𦣻地”条:“多箇反。江南俗音带,谓倒地也。”“丁佐切”相当于“多箇反”,“当盖切”相当于“带”音,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和方俗音。

𦣻 《广韵·侯韵》“薄侯切”,又《宵韵》“薄交切”。考《慧琳音义》卷 77“𦣻地”条:“上蒲侯反……今俗音呼为庖。”“薄侯切”相当于“蒲侯反”,“薄交切”相当于“庖”音,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正音,一为方俗音,说明《广韵》兼收正音和俗音。

4. 本音和借音

索 《广韵·铎韵》“苏各切”,又《麦韵》“山责切”。考《慧琳音义》卷 18“以索亡珠”条:

“所革反……借音字也,本音桑洛反。”“苏各切”与“桑洛反”相当,“山责切”与“所革反”相当,而据《慧琳音义》,一为本音,一为借音,说明《广韵》兼收本音和借音。“索”字从系,本义为绳索,本音为“桑洛反”;后假借为寻找义,借音为“所革反”。

画 《广韵·卦韵》“胡卦切”,又《麦韵》“胡麦切”。考《慧琳音义》卷100“画碌”条:“上华骂反。借音用也,本音获。”据此,则“画”有去、入两种读法,本音为入声,借音为去声。

灑 《广韵·马韵》“砂下切”,又《蟹韵》“所蟹切”。考《慧琳音义》卷35“灑灑”条:“下沙贾反。案:灑者,以物霑水散灑也,借音用,本音所买反,今不用此音。”“砂下切”与“沙贾反”相当,“所蟹切”与“所买反”相当,前者为借音,后者为本音。

二 可以印证《切韵》的注音

《慧琳音义》对于印证《切韵》音系的注音也很有好处。李荣先生曾作《〈切韵〉与方言》一文,认为有的字《切韵》虽然跟现代方言不符,《切韵》还是对的。^②例如《切韵》“瑟、蝨”两字同音,而某些方言读音不同,不能据此说《切韵》就错了。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考《慧琳音义》卷25“箫瑟”条:“瑟音蝨。”说明至唐代两字尚同音。又如“统”字,《切韵》读去声,而现代方言有读作上声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切韵》错了。这个意见无疑也是正确的。考《慧琳音义》卷6“统摄”条:“上他贡反。”又卷21“统理”条:“统,他宋反。”均读去声。“欸”字,《唐韵》去声代韵:“欸,欸瘕”,苦概切;《王韵》“苦爱切”,音同;《广韵》苦盖切。李荣先生认为“盖”字误。考《慧琳音义》卷84“髻欸”条:“下开盖反。”音与“苦盖切”正同,足证《广韵》“盖”字不误。可以说,《慧琳音义》虽然与《切韵》音系不完全一致,但在某些读音上仍可起到印证的作用。

三 有助于对《切韵》音系影响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慧琳音义》注音取自《韵英》等秦音系韵书,而排斥《切韵》。确实,《慧琳音义》多次明确表示某某音是“吴音,今所不取”,例如:卷3“捶打”条:“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又卷8“槌打”条:“下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又卷11“槌打”条:“下德冷反……今江外吴地现音为顶,今不取。”又卷12“打治”条:“打,吴音为顶,今不取,《集训》音德冷反。”又卷27“捶打”条:“下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但事实上,据我们的考证,《慧琳音义》也受到《切韵》的影响,例如卷52“捭乳”条:“普耕反,江南音也。”径注“江南音”。有些注音兼取秦音和吴音,有些注音则干脆取与《切韵》一致的所谓“吴音”,而不取“秦音”。例如:

倍复 下扶救反。(三三·17)考《慧琳音义》卷27“无复”条:“下吴音扶救反,秦音冯目反。”此取吴音。

有覆 下孚救反。(六六·4) 覆焘 上敷救反。(八五·2) 考《慧琳音义》卷1“覆载”条:“上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音为敷救反,吴楚之音也。”“孚救反”同“敷救反”,此取吴楚之音。

浮囊 上音符,又音符尤反。(三·3)考《慧琳音义》卷4“浮泡”条:“上辅无反……吴音薄谋反。今不取。”又卷7“浮囊”条:“附无反,《玉篇》音扶尤反,陆法言音薄谋反,下二皆吴楚之音也。”“符尤反”同“扶尤反”、“薄谋反”,符同“附无反”,此兼取吴楚之音与秦音。

我慢原阜 阜,扶九反。(二二·12) 堆阜 下扶有反。(二四·13) 堆阜 下浮九反。(三〇·17) 堆阜 下浮有反。(三二·12) 龙阜 浮有反。(八八·9)山阜 浮有反。(九五·2)考《慧琳音义》卷12“堆阜”条:“下扶久反,吴楚之音也,《韵英》云:‘音扶武反。’”又卷41“堆阜”条:“下扶有反,吴楚音也;《韵英》音云扶武反。”“扶九反”、“扶有反”、“浮九反”、“扶久反”音并同,此取吴楚之音。

枹加 上房牛反。(九五·3)鸣枹 扶谋反。(九九·15) 考《慧琳音义》卷84“枹鼓”条:“上音附牟反,亦音芳无反,并秦音……枹字吴音伏不反,不音福浮反,在尤字韵中,与浮同韵。”此处《慧琳音义》恐有误,“附牟反”与“伏不反”以及“房牛反”、“扶谋反”均属尤韵,当是吴音,“芳无反”属虞韵,当是秦音,此取吴音。

《慧琳音义》卷5“矛𦏧”条、卷8“茅衣”条、卷9“矛箭”条、卷19“铎稍条、卷48“𦏧矛”条、卷51“矛稍”条、卷60“矛稍”条并云:“莫侯反。”又卷16“矛刺”条、卷62“矛𦏧”条:“母侯反。”又卷89“矛楯”条:“上贸侯反。”卷91“矛盾”条:“母浮反。”考《慧琳音义》卷14“矛稍”条:“上谟侯反。《韵英》云:暮蒲反。”“莫侯反”、“母侯反”、“贸侯反”并与“谟侯反”相当,此取吴音,未取秦音。

猫伺 卯包反,本音苗。(一四·16) 猫狸 传音也,正音苗。(二四·5) 猫狸 又猫,同亡朝亡包二反。(七〇·8) 考《慧琳音义》卷11“猫兔”条:“上莫包反,江外吴音以为苗字,今不取。”“卯包反”、“亡包反”同“莫包反”,“苗”同“亡朝反”,此兼取吴音、秦音,且以吴音为本音、正音。

𦏧宿 子移反。(四六·5) 考《慧琳音义》卷17“𦏧星”条:“子移反,吴音;醉唯反,秦音也。”“𦏧”字《慧琳音义》他处注音均与秦音同,唯独此处取吴音而不取秦音。

𦏧 《慧琳音义》卷14“𦏧嗽”条:“上开戴反。”又卷16“𦏧逆”条、卷20“𦏧嗽”条、卷35“𦏧𦏧”条、同卷“𦏧𦏧”条、卷36“𦏧𦏧”条、卷61“𦏧𦏧”条、卷90“𦏧𦏧”条、卷96“𦏧𦏧”条、卷100“𦏧𦏧”条并云:“开爱反。”又卷16“𦏧𦏧”条:“苦爱反。”又卷26“𦏧逆”条:“枯戴反。”又卷27“𦏧𦏧”条:“下苦戴反。”又卷52“𦏧𦏧”条:“口代苏豆反。”又卷84“𦏧𦏧”条:“下开盖反。”考《慧琳音义》卷65“𦏧𦏧”条:“宜作𦏧𦏧,𦏧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又丘既反,山东行此音。”又卷73“𦏧𦏧”条:“𦏧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也。”据此,则“苦代反”为江南音,而上述“开戴反”、“开爱反”、“苦爱反”、“枯戴反”、“苦戴反”、“口代反”、“开盖反”均与“苦代反”相同,说明《慧琳音义》取江南音而不取山东音。

《慧琳音义》卷44“如篇”条、卷59“篇上”条、卷60“场篇”条并云:“市缘反。”又卷52“有篇”条:“视专反。”又卷61“篇窖”条:“上述缘反。”又卷62“仓与篇”条:“下垂缘反。”又卷72“如篇”条:“是专反。”考《慧琳音义》卷70“如篇”条:“《苍颉篇》作𦏧,同市缘反……江南行此音;又作上仙反,中国行此音也。”又卷74“八篇”条:“市缘反,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国行此音。”“市缘反”与上述“视专反”、“述缘反”、“垂缘反”、“是专反”相同,足证《慧琳音义》此字取江南音,而不取中国音。

𦏧 《慧琳音义》卷28“牛𦏧”条:“竹用都弄二反。”又卷33“𦏧流”条:“竹用反。”又卷33“乳𦏧”条:“豕隄反。”又卷54“擎乳𦏧”条、卷78“师子𦏧”条并云:“下𦏧用反。”又卷57“其𦏧”条:“豕用反。”又卷74“牛𦏧”条:“竹用都洞二反。”考《慧琳音义》卷12“淳𦏧”条:“诛隄反(龙重反)。《说文》云:‘乳汁也。’江南见今呼乳汁为𦏧,去声。”又卷79“牛𦏧”条:“豕用反,吴音呼乳汁为𦏧,今江南见行此音。”“竹用反”、“豕隄反”、“𦏧用反”均与“豕用反”同音,可见《慧

琳音义》此处取江南吴音。

傳 《慧琳音义》卷 61“傳惡”条：“上搨耕反。”考《慧琳音义》卷 79“傳弱”条：“上搨耕反，吴音。”可知此处《慧琳音义》取吴音。

由以上所举数例，我们不难看出，《慧琳音义》虽然宣称“吴音不取”，但在实际的注音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切韵》音系的影响，它的不少注音还是免不了取用“吴音”、“江南音”。如果不加考辨地认为《慧琳音义》仅用秦音，恐怕失之武断。这就充分说明了《切韵》音系不仅对以后的一系列韵书产生影响，而且对传统上认为与《切韵》音系迥异的其他古籍注音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四 有助于探讨《切韵》的性质

洪诚先生指出：“不懂得因声取义，就不懂得前人在常见的字下注音的意义，就必然不能对所注的词义有正确的理解。读书要细心，读音也要细心。注意音读，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③洪先生虽然说的是训诂问题，对语音研究同样适用。

从总体上讲，《慧琳音义》的音韵系统比《切韵》简单，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都有不少地方作了归并，但我们注意到也有相反的情形，有一些在《切韵》系统中属于相同的音，在《慧琳音义》的注音中，却属于不同的音，这些说明《慧琳音义》除了归并《切韵》系统的韵类以外，它也有一些韵类分得比《切韵》还细。例如：

苜蓿 上音目……陆氏《切韵》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二九·11）

考《广韵·屋韵》“苜”字音“莫六切”，与《慧琳音义》所记相同，但“目”字亦音“莫六切”，实与“苜”同音。《笺注本切韵一》（斯二〇七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目、苜”均属屋韵，同音莫六反。^④

搨取 上女厄反。《声类》：“搨，捉也。”《说文》：“按也，从手弱声。”前音义音为女革反，盖乡音，非正音也。（五三·5）

考《笺注本切韵一·麦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厄”音“乌革反”，^⑤案：《广韵》系统革、厄两字均属麦韵（梗摄开口二等），“女厄反”、“女革反”应同音，而在慧琳的语音系统中，两音似有分别。

咎毁 上兹此反，吴音子尔反。（五·14）

在《切韵》系统中，“兹”、“子”同属精母，“此”、“尔”同属止摄开口三等纸韵，两音相同，但在慧琳的语音系统中，两音似有分别。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类似的注例还不多，但我们以为，这些注例还是很可宝贵的，或许它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切韵》系统之所以十分复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所谓的从分不从合，但这也并不表明《切韵》已经“分析至细”。《玉海》卷 45 引韦述《集贤记注》：“天宝末，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韵英》，仍旧为五卷。旧韵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九十，分析至细。”说明历史上确实存在比《切韵》分韵更细的韵书。《慧琳音义》虽然在总体上比《切韵》音系简单，但也不排除它在个别韵类上分得比《切韵》更细密。而从《切韵》的角度来说，如果它采用更细密的分韵，将使韵类更趋复杂。这是否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切韵》音系绝非单一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个综合音系。

- ① 吕叔湘《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吕叔湘语文论集》第 27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
- ② 李荣《〈切韵〉与方言》，《语文论衡》第 39—44 页，商务印书馆，1985 年。
- ③ 洪诚《训诂学》第 83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 ④ 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第 100、511、605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 ⑤ 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第 104、520、615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310028 杭州市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 108 信箱)